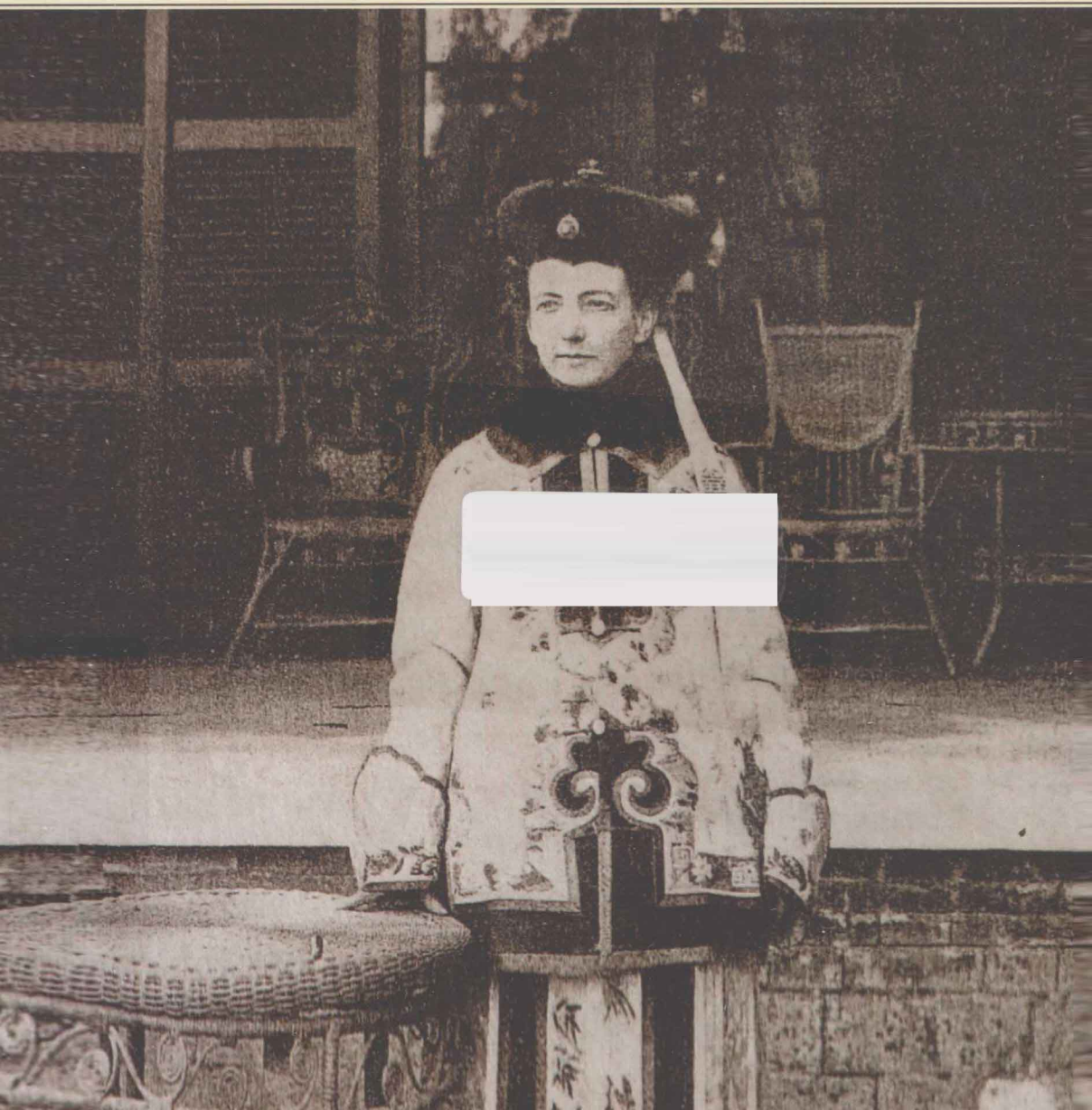




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

〔美〕凯瑟琳·卡尔 著 王和平 译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美)卡尔著;王和平译.
——2版.——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7
(晚清宫廷见闻录)
ISBN 978-7-5134-0150-0

I.①美… II.①卡… ②王… III.①宫廷—史料—
中国—清后期 IV.①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6866号

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

著 者:[美]凯瑟琳·卡尔

译 者:王和平

审 校:王武兴

责任编辑:左远波 杨付红

装帧设计:王孔刚

出版发行:故宫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010-65129479

网址:www.culturefc.cn 邮箱:ggcb@culturefc.cn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16.5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11年12月第2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978-7-5134-0150-0

定 价:32.00元

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

〔美〕凯瑟琳·卡尔 著

王和平 译

故 宫 出 版 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外务部档案记载，卡尔女士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1903年8月7日）进宫，至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七日（1904年6月30日）离京，前后于宫中近11个月。

目 录

序	5
第一章 觐见太后 宫中第一日	9
第二章 太后真容 用膳 泛舟	18
第三章 醇亲王府——皇帝父亲的府邸	24
第四章 太后宝座间	28
第五章 年轻的皇后与宫中贵妇	33
第六章 继续画像 太后的爱犬	39
第七章 宫中节庆	44
第八章 光绪皇帝	48
第九章 皇帝的生日	54
第十章 三海宫苑	63
第十一章 太后的性格 二进三海宫苑	72
第十二章 驾还颐和园	80
第十三章 汽艇 祭孔	84
第十四章 宫中太监	88
第十五章 太后的文学修养	93
第十六章 上朝	103
第十七章 颐和园	108
第十八章 中秋节 绘制太后画像	113
第十九章 游园会	119

第二十章 太后的第二幅肖像 宫廷画家	124
第二十一章 欧洲马戏团进宫	129
第二十二章 宫中习俗	135
第二十三章 太后的焦虑和她的生日	141
第二十四章 冬宫紫禁城	145
第二十五章 北京城 开始为博览会画像	153
第二十六章 满汉社会习俗	159
第二十七章 太后的礼物	167
第二十八章 紫禁城里的冬天	171
第二十九章 宗教礼仪	177
第三十章 太后轶事（一）	183
第三十一章 太后轶事（二）	195
第三十二章 中国新年	201
第三十三章 继续画像 三海的春天	207
第三十四章 画像送往美国	213
第三十五章 回到颐和园	218
附录一 卡尔为慈禧画像的档案史料	224
附录二 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	237
后记	259
修订说明	263

序

1903年4月，我在上海逗留期间收到美国驻北京公使夫人康格女士的来信，信中谈到中国的慈禧皇太后正欲请人为其画像，问我是否愿意前往北京，进宫承担此任。并说如果这件事能办成她还希望慈禧太后能够同意把画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去参展。夫人认为此画定会引起美国人的兴趣且令世人瞩目。对这样的事，康格夫妇自然会努力促成。康格夫人曾有机会多次见到太后本人，因此她认为外面的人如能亲眼目睹慈禧太后的真实肖像，或许会改变对太后抱有的偏见。

我给康格夫人写了回信，表明自己非常愿意进京为太后画像，将在上海恭候她的安排。后康格夫人告诉我说，画像之事已定，太后准备召见画师，并择吉日动笔。然而，中国官场风气一向拖沓，直到7月，康格夫人才收到外务部的正式文书：请康格夫人携美国画师卡尔小姐，于8月5日一同进宫觐见，并于即日开始为太后画像。接到康格夫人的通知，我于7月29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美国公使馆受到了康格夫妇的热情款待。8月5日那天，我在康格夫人的引领下去颐和园觐见了慈禧太后。

以外国人的身份进宫为太后陛下画像，在中国悠悠历史长河中，实属破天荒之举，概无先例可循，处处无所适从。我到颐和园觐见太后时，不知道可以请她出面画上几次，也没有人能明确告诉我一点儿有关画像的事。一切都是未知，一切均取决于太后的意愿，接下来我将受到怎样的待遇，又将如何开展工作，都要受这位显贵各种古怪念头的支

配。按照外界对她的流行说法，我对画像能否成功感到迷茫。就在觐见的第一天，外务部官员曾对我说：太后陛下只能出面画一次。因此，我在进宫参见尊贵的太后时，心中十分忐忑。可是，自从面见太后之后，我的一切顾虑便打消了。她举止温文尔雅，热情周到，并特地安排一处宫殿供我使用。总之，为画像提供了一切便利，这使我既感激又高兴。在宫里的那段日子，我不仅为太后画好了一幅送往圣路易斯博览会参展的画像，而且还陆续绘制了另外三幅肖像。

能够进入大内为太后画像，我的经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在我结束了这段传奇般的经历后，却从未想过要把它公之于世。太后在宫中待我十分友善，所到之处和所遇之人，也都对我十分友好，尊敬有加。我想，我应以同等的敬意回报对方，遵从中国的礼节习俗，对宫内的所见所闻守口如瓶。

可是，当我回到美国后，陆续看到和听到一些有关我的失实报道和谣传，说太后对我如何严厉，如何逼着我把她画得年轻美丽些，还说她拒绝支付画像的报酬，诸如此类的不实之词出现在每天的报纸上。如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慈禧太后时写道：“有人说，‘她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卡尔小姐看到了这个老妇人的精明与暴戾。”简直是无中生有。面对这种假借我的名义传播的谣言，我觉得有责任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然而媒体力量之大，不可低估。我仅以一纤纤细笔诉说自己的经历，不知能否说得清、辩得明。但谣言不断出现，是非混淆，使我最终决定维护尊贵的太后和我个人的权益。纠正这些谬误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把自己在宫中的生活和为太后陛下画像的经过如实完整地写出来，方能心安。

我很清楚，出版这些东西会伤害中国朋友的情感。因为他们中间很多人不了解其中原委，不知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会改变过去对我有教养、谨慎周到的看法。和我曾十分亲密的太后及宫中贵妇知道了这件

事，至少会认为我做事唐突，有失考虑。因为写这本书时，自然会对太后做些描述，或者对她的性格进行一些评论。这样做将会违背中国长期以来的规矩，即对神圣的陛下不能进行任何议论，不论褒贬，一律会被看作是大不敬的犯罪行为。因此，即便我对太后的评论及描述都是正面的、赞扬的，也丝毫不会改变中国人对此事的看法和立场。也就是说，即使对太后不利的事实有所隐瞒的话，也绝不会因此得到任何好处，我的做法依然会被看作是最放肆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而那些对太后存有偏见的人在读了我的作品后，或许会认为我是为取悦太后而为她歌功颂德。因此，我辗转反侧，左右为难。可是，每当想到自己在宫中受到的礼遇及与太后友好相处的日日夜夜，便觉得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把我的真实经历用简单平实的方法讲述出来，这是我的责任，并且希望这一违背中国习俗的做法能够得到中国朋友的谅解。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欲解其人，当观其于自身环境中之行事作为。我恰恰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观察、研究慈禧太后。因此，我的叙述会有一点价值，因为我是唯一一位有机会进入大内的西方人，且能够置身于这位杰出女性的生活环境中观察、探究其品行为人，或者说是以其身边人的角度去观察她的真实生活。

至于书中涉及的中国风俗习惯和宗教礼仪，则仅限于我个人的看法和理解，而没有去查阅汉学家们撰写的浩如烟海的著作，那些想深入研究中国的人自然会去翻阅那些书籍。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时间有限，另一方面则是避免先入为主，以便我在中国能够获取最新奇的印象。对于某些礼仪的实际内涵及渊源，我曾试图向许多中国人请教，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看来中国的很多礼仪，多年来已演变成僵化的程式，对多数人而言早已失去了最初的重要含义。对此，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加以揣测。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作者，写这本书的唯一理由，就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使然。我将努力完成这一作品，

并准备承受由此带来的种种指责与非难。相信我的记述可以澄清某些误会，使人们以更加正面的眼光看待慈禧太后陛下。

下面便是我，一个善于观察的美国画家的真实记录。

第一章 觐见太后 宫中第一日

1903年8月5日¹，是我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的日子。那天，我在美国公使馆早早起身，因为从北京城内到颐和园需要3个小时的路程，守时是东西方君主同样重视的礼节。我们觐见的时间定在十点半，而开始为太后画像的时间是11点，对此一点儿也不能迟延。这个月份、日期乃至时刻，都是在反复查询历书后才确定的，被认为是为慈禧太后首次画像最吉利的时刻。

早晨7点，我们便坐上美国公使馆卫队的轻便马车出发了，同行的还有康格夫人和使馆的翻译，车上还装有我随身携带的折叠画架、大幅画布等画具。出了北京城，马车在通往颐和园的大路上轻快前行，道路两旁是肥沃的田野，风光明媚。而且适值夜雨初晴，一切都显得那样清新。润湿的石板路向远方延伸，犹如一条闪光的小溪。田畴片片，芳草茵茵，时有寺院的围墙在葱茏中隐现。举日向颐和园方向远望，青山与蓝天辉映，幽静柔和，宛如一幅怡人的画卷。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马车穿过一个热闹的村庄，经过一座废弃的寺庙，又绕过几处王公避暑的园林，便进入了颐和园地界。刹那间，我们便融入了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群山中点缀着茶肆凉亭，苍翠的松柏和灿若云霞的百花被夜雨洗涤一新，清澈的泉水淙淙流过汉白玉石阶。红墙黄瓦交映，琼楼玉宇巍峨，山寺回廊，蜿蜒曲折。这就是自然与人工相互融合的中国宫殿，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一座城！

¹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颐和园乐寿堂

宫外的台阶上，坐着一群乞丐，所有的东方宫苑概乎如此。前来此处宫苑或外务部办事的高官权贵及众多随从往来出入，这些跛子、瞎子便可从那些乐善好施的人手里讨到很多东西。

为方便圣上在驻蹕颐和园期间处理政务，在颐和园御门之左设有外务部办事处¹，我们便在这里下了车。外务部的几位官员带着翻译前来迎接。在接待室小憩片刻后，一名主管太监又引领我们换上红色宫轿。每乘轿子由6人²合抬，从御门左边的侧门进园，须臾间便来到了天子神圣的宫区，走进了慈禧太后所喜爱的颐和园。一切还来不及细看，我们

1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九日，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颐和园东门外左侧设有外务部公所，即卡尔所说的办事处。公所院内建筑高大，正厅建在荷花池上，室内装饰豪华，主要用于接待各国公使。

2 宫内并无6人抬的轿子，此处可能是作者误把护轿而行的侍从也算了进去。

便被抬着飞快地穿过几个院落和花园，最后到了一处很大的四方形院子中间。院内摆满了栽种着奇花异草的花盆，并生长着许多好看的灌木。轿夫落轿后，我们被太监们簇拥着穿过庭院，一座镶着大块玻璃、书有大幅红色“寿”字的门在我们面前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随后，我们便踏进了中国皇太后的御殿¹！

一群公主、格格和宫女站在那迎候，其中还有裕庚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裕庚是前任中国驻法公使）。这两个女孩子中英文俱佳，此时就站在公主身边，为我们之间的交流充当翻译。我曾与她们在巴黎相识，如今故友相逢，自然十分欢喜。她们似乎就是我的依靠，将在我与这个天方夜谭般的宫殿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们到达御殿时是10点15分，很快太后就要到了。

我几乎没有察觉到太后的到来，引起我注意的只是大殿突然安静下来了。我不由抬起头来四处张望，看到一位充满魅力的女人，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热情地同康格夫人打招呼。这时裕庚的一个女儿附在我的耳边，悄声说道：“太后。”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无法相信，这位看上去和善、年轻，而又带着迷人笑容的女人，竟会是那个自1900年以来一直被人称作残忍的、不可一世的暴君，那个十分可怕的“老”太后！一位看上去带有几分稚气的年轻男子，与太后一同走进了大殿。他就是天子，当今的中国皇帝！

与康格夫人互致问候后，太后便把目光转向了我。我赶忙尊敬地趋步向前，太后也向我走来，并面带微笑地伸出手来。我一下子被这迷人的微笑征服了，情不自禁地拉起她那秀美的手，放到唇边轻吻了一下，而这一礼节并非事先规定，完全是情之所至。接着，太后又以优雅的姿势伸出手臂，向我介绍身边的光绪皇帝。我向皇帝致礼时，太后一直在细细打量着

1 此处御殿应为慈禧的寝宫乐寿堂。乐寿堂面临昆明湖，为一大型四合院式建筑，前有慈禧乘船的码头。大殿为红柱灰瓦，垂脊卷棚歇山式。其西内间为慈禧寝宫，东内间为更衣室，正厅设有宝座、御案、掌扇、屏风等。1903年8月5日，慈禧在此接见卡尔女士，并于当天11时开始绘制第一幅肖像。

我。皇帝带着礼节性的微笑，向我略微躬身致意。同样，在皇帝向我投来飞快的一瞥时，感到他也在仔细地观察着我。稍事寒暄后，裕庚的女儿传太后懿旨，请我把画具拿进来，太后则去更衣，为画像做准备。

太后离开后，我开始环视四周，想找一处适合画像的地方。这座大殿本身十分宽敞，但是光线欠佳，因为窗子上半部都用纸糊着，只有靠近玻璃门的一小块地方还不错。但对于画大幅肖像而言，这块地方却显得过于狭小。要使光线既能照到宝座上的太后，同时又能照到画布，就不得不把画架放得离太后很近，这对于画大幅肖像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想到自己必须在这里画，并且马上就要开始动笔，我的心不由收紧了。太后希望画的肖像尺寸很大，而且曾有人向我透露，她并不理解画前要先在小块画布上画小样，以及做其他的准备工作，如果不能直接在大画布上开始画像，她或许很难坐在那里让我画了。事实上，那天上午我已从外务部得知，太后只能给我两次机会，所以我没有选择，一切都不能按照常规进行，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怎样开始工作。

我正在犹豫，太后回来了。她身穿明黄色丝绸长袍，上面绣着明快的紫藤图案，密密麻麻地缀着珍珠。内里衬着一件质地柔软的内袍，颜色、长度与外袍相同。外袍右肩的纽扣上挂着18颗大珍珠，珠子之间以半透明的绿色玉片相隔。在同一颗纽扣上，还挂着一大颗刻有图案的淡红色宝石，下面的黄丝穗儿由两颗硕大的梨形珍珠结住。肩臂处分别挂着淡蓝色的绣花丝绸手绢，及带有黑丝穗儿的香囊。颈上围着大约两英寸宽的淡蓝色领巾，上面用金线绣着寿字纹样并缀着数颗大珍珠。领巾的一头儿折入肩部衣襟，另一头儿则自然下垂。漆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至鬓角处整齐地梳起，然后高高地盘在头顶。手上戴着镯子和戒指，两只手的无名指和小指上都戴着护指，左手上的护指是碧玉的，右手上的则是黄金的，上面嵌着红宝石和珍珠。因为她的指甲很长，戴护指当然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这时太后很有兴致地问我，她画像用的双龙宝座放在哪里合适，在太监按照我说的位置放好宝座后，太后便在上面落了座。虽然太后身高不足五英尺，但她所穿的满族花盆鞋，鞋底厚度却足有六英寸。为了使她坐下时膝盖不会高于臀部，就要在宝座上加一个垫子，这样就显得比站着高太多了。太后先在宝座上摆了个习惯性的姿势，然后对我说，如果不妥可以直言相告。而这时的我，主要在考虑人物、背景如何搭配，怎样尽量突出特点，还来不及琢磨“绘画对象”的姿势，只是想她自己定会知道哪种姿势和服饰最为合适。

这时，时间已经接近11点！

画像的第一笔相当重要。任何一位画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站在空白画布前，会因一时不知如何动笔而踌躇再三。因为那块画布可能会变成一幅杰作，充分展示画家的想法和才华，也可能就此失败而使自己的心血付之东流。而今，我置身在这陌生的环境中，这种犹豫更是远远超过以往。画像能否顺利完成，关键在此一笔。

我的手在颤抖，太后的眼光是难以琢磨的，那种似乎能够看穿一切的犀利，让我感到阵阵惶恐。就在这时，殿内陈设的85座钟表以不同的声音开始报时了。吉时已到！我别无选择地拿起手中的炭棒，在面前的画布上，为伟大而权倾朝野的中国皇太后的第一幅画像，落下了庄重的第一笔。公主、格格、宫女、职位较高的太监等待从，都屏住呼吸静立在周围，十分专注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在宫中凡是与太后有关的事情，都是神圣而隆重的。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殿内85座钟表发出的最微弱的滴答声，在我耳中也像是大教堂里叮当作响的钟声；而我手中在画布上移动的炭笔，也像是一把有力的锯子在来来回回地拉动着。幸运的是，我的精力渐渐集中起来，除了面前的画布和宝座上的描绘对象，已经感觉不到任何事物的存在。我按照画画的规律，一笔笔稳稳地画着。仿佛刚过不久，太



颐和园德和园戏楼

后便通过翻译转告说：“今天画像的时间已经够了。”随后又补充道：卡尔女士一大早赶来，可能很累了，应该休息一下，用些茶点了。说完便走下宝座，过来观看我的画稿。

我已大致勾勒出太后的轮廓和头部的一些细节。她那鲜明的个性使我印象深刻，所以画稿上的形象已与本人有几分相像了。太后仔细看了一眼，表示非常高兴，并称赞我是个天才的画家。可是，我却本能地感到，太后这些话主要是出于礼貌，而非她的真实感受。她只是希望我能够放松一些。接着，她让康格夫人和公主、格格们也过来看，并与她们一起评论。然后转身过来对我说，她对画像很有兴趣，很想看着我把它画完。随后，太后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接着问我是否愿意在宫里多住些日子，因为那样她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坐下来，让我多画几次。

这样的邀请让我满心欢喜。通过第一次觐见，我头脑中有关太后仇视

外国人的传闻，已基本化为乌有。太后并非故作姿态，她的邀请和善而富有人情，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想到自己很可能在宫里完成这幅肖像了，我充满希冀的心怦怦地跳着。太后见我接受了她的意见，似乎也显得十分高兴，说一定会让我在宫里过得很愉快。随后她便离开了，我们被领去进用午餐。按照宫中惯例，太后总是单独用餐，来了客人则由大公主作为第一女主人代为招待，宾客依次在其左右落座。今天同我一起就餐的，还有众格格、裕庚夫人和女儿，以及康格夫人。

餐桌上摆满了各种鲜花、水果和中国菜肴，并备有外国人的餐用水和一些中国饮料。以前曾有人教过我如何品尝中国菜，但还没有见过这样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我们充分享用着每一种食物，虽然每位宾客面前都放有刀叉，但我们还是尝试着用筷子夹菜。

餐后，太后和光绪皇帝年轻的皇后就走了进来。太后向我介绍：“这是皇后。”其优雅的姿势与上午在大殿里介绍皇帝时完全一样。跟在皇后的身后的是皇妃，也是光绪皇帝唯一的一位妃子——瑾妃，太后也向我做了介绍。然后太后对康格夫人说，她准备邀请大家去戏楼看戏，并已传令宫内的戏班在那里待命。

太后和康格夫人走在前面，我与皇后、公主、格格们跟随其后，穿过了几个开满鲜花的庭院，最后到了宫内最大的戏台¹。戏台建在长方形院落的一侧，向院中伸展，是一座带顶的三面开敞式建筑，后面有门供演员上下台用。戏台对面为太后和皇帝的观戏楼²，长约60至80英尺，前面建有带柱石廊。观戏楼的落地窗嵌有很大的平板玻璃，太后、皇帝在里面可以清晰地观看戏台上的表演，也能清楚地听到演员的唱腔。戏台与观戏楼之间的庭院，摆放着各种鲜花，陈放有精美的青铜

1 即颐和园德和园戏楼。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成，分上中下3层，高21米，主台宽17米。由大戏楼、颐乐殿及庆善堂组成。后者面阔7间，是慈禧看戏的地方。

2 即颐乐殿。